

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938



門 12
孫 卷



論語卷第四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述而第十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輔氏曰因舊而傳明者能之故賢者可及自我創始則非聖人之神明莫測而變通不窮有所不能也竊比

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

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胡氏曰包氏謂商賢大夫大戴禮虞戴德篇有商老彭之語

論語卷第四

通志堂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語錄曰如刪詩書定

禮樂皆述他見在底不是別自創意做出春秋雖云孔子作如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亦只是寫出魯史只是中間略有改更

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

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

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

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

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輔氏曰作者略備觀於六藝可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亦於六

藝見之然羣聖之所作因事制宜以成一代之制者也夫子集其成而折衷之參互發明以垂萬世之法者也此夫子之所以賢於堯舜

者在是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

陳氏曰謂口雖不言而歷歷記在心也

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或問默識二義曰不言而得其理者不待問辨而無疑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拳拳服膺而弗失也二義皆通蓋皆聖人之所不居也

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

又謙之辭也

語錄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謙辭承之後來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輔氏曰猶不敢當

四字寫出聖人心來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輔氏曰能如是則一日有一日之功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

色愉也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天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一身可以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以言愉悅故知以色言○程子曰

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之盡故更着

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心大嚴厲

四字一得息情一時時亦着此四字身佳

和之氣胡氏曰程子以息情對嚴厲而言也

厲則不可耳○蔡氏曰申申天天此聖人得於天自中而和之氣也於燕居私處之際有心於舒泰則易入於放肆有心於收束則易入於斂身心則自然和樂然亦非別有一箇和樂也能救蕭則自然和樂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而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

輔氏曰此一句斷置得極分明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

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

者身老則衰也語錄曰問孔子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是箇動物怎生交他不動得夜之夢猶畫之思也

思亦是心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亂夢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

是也語錄曰道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又曰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愚謂道者古今人物所共由之路也日用二字已足以該之矣又曰

人倫者舉其重而先之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

惑矣語錄曰這須知是箇生死路頭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己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思索也在是○胡氏曰謂之知此者不先知之則所志未必不差也○又曰道猶路也故適字岐字皆以路言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或問據之說曰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德者得也

心而不失之謂也語錄曰德是自家心下得這箇道理如欲為忠而得其所以為忠如欲為孝而得其所以為孝○愚謂德

字之訓為政篇云得於心而不失是統釋德字此云得其道於心而不失是從志道上來

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語錄曰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當照管

不要失了○輔氏曰若為父子而得乎仁則謹守乎仁為君臣而得乎義則謹守乎義得寸寸得尺守尺不始銳而終怠不或作而或輟執而據之無少間斷則將隨其所得而篤實輝光日進於又新之域

矣○胡氏曰言得復言不失所以見其得之固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語錄曰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黃氏曰依者隨之而不離仁則私欲盡

去而心德之全也輔氏曰仁者本心之全德非有一毫人欲之私以雜之功夫至此而無

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錄曰依於仁則是此心常在不少有走作○又曰依於仁則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語錄曰游者從容潛玩之意○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

之不可闕者也

或問六藝之目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音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

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

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苟有未通亦可以為全體之累○愚謂凡登降上

下聲音節奏皆有自然之準則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

語錄曰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

○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

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

仁則心行游於物不遺而動

息有養

輔氏曰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者天賦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也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也小物以求理而常玩之理以養性

也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

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

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

據依游之倫先者重而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

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重輕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

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厭飫而忽不知其入於

聖賢之域矣○陳氏曰初學須循四者之序而不可亂到成德後日用間四通

入達穿穴玲瓏方有更相為用處○胡氏曰總而論之道德仁所當先者也藝

可以少後焉志據依所當重者也游可以少輕焉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

乎外以其輕重先後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

則又未嘗不相資也○問古者八歲即教以六藝之事明為學之所當先也今

於此章末言之而朱子復以為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似以藝

為可後永嘉陳氏曰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

其文成德之游適於

意生熟滋味迥別

百世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

至薄者

胡氏曰周官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賤之事貴亦之事長當有以奉之也然在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春秋穀梁傳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束脩矣然比羔鴈雉雞為薄故至薄也

蓋人之有主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

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

無不有以教之也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受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太甚爾○胡氏曰人以之有生同具此理雖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啓其為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

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己憤者有鬱懣之意

輔氏曰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

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

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或問還以相證曰如易所謂原始反終者也復再告也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

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

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

告爾語錄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

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輔氏曰不待其憤悱而發則是彊聒之政使其

有所知亦必不能深切而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如水之流壅闕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之能禦矣此沛然與孟子躡如二字相似此謂學者因有所決而進彼謂學者因有所覺而躍非受教於人而身履其事施教於人而親收其效者不能言此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語錄曰有食不下咽之意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

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

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輔氏曰二者在聖人分上皆自然而然下知其所以然此所以為情性之正聖人

情性莫非道也故識之者可以學道○愚謂情之正者發於不然而性情之不正者發於氣質之性

○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獨有是道

舍上聲
大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語錄曰用舍是由在別人不由得我之藏是由在別人用舍亦不由得我○又

曰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奈何底意思何消更得言命○又曰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若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矣然實未能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貪富貴賤惟義所在所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會計較命如何○輔氏曰用舍在時何與於已行藏無必安於所遇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在我而已不必言命也顏子龍德而隱幾於聖人故亦能之○胡氏曰用舍無與於已在人者不必過而問也行藏安於所遇在我者未嘗不自得也命不足道者中人以上以義處命中人以下以命處義命處義者未免有不得已之意義處命則義之所可為然後為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

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輔氏曰此便是子路學未到處

大凡人有才能而學問之功未到義理之趣未深則遇事必發見便有較量人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水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黃氏曰暴固徒搏馮固徒涉然所謂暴與馮者皆有慢侮欺陵之意

懼謂敬

其事成謂成其謀

輔氏曰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如此則凡事必能有所戒懼非謂怯弱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

動不亟取如此則凡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怠于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

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

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輔氏三行三軍固不可以無勇然子

路之勇猶未離乎血氣也若夫臨事而能有所戒懼好謀而能必要其成其深沉厚重之意蓋義理之所為所謂大勇也故為行師之要夫子言此以抑子路血氣之勇而教之義理之勇子路初年於此蓋有所未

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

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

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

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

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

況於行三軍乎

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

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謝氏引無意無必者得之情乎其文之不具也又以非有欲心者言之則非所以言孔顏也○輔氏曰聖人行非貪位義所常行也藏

非獨善義所當止也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而天與命有不能違也一有欲心則便違於義才違於義則便以人拂天不用則必欲求行舍之則不肯退藏于路之病正如此也故惟顏子而後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然未能無固必便是欲固必是欲之細微處子路資稟之高又已受教於夫子則其於欲之大者固無之矣至於細微處則猶有所不能免故不知不覺發出行三軍之問夫學者於行軍之外有多少合進脩處今遽及此故以為其論益卑然却不是聖人不屑為行軍之事觀其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行軍之事聖人固非不屑為也但子路之勇雖使之行三軍未保其能必濟也故不惟有以抑之又以是教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求

從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

胡氏曰執鞭之士周禮秋官條狼氏以下士為一職是者焉所以謂之賤役太史公謂假入則趨走而辟去道路行自王公以下至子

設言富而可求則雖少為

我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而非求之可得也

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相須其義始備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

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

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輔氏曰戰與疾皆危殆之事雖有小大親疏之殊然其為利害則同也故

皆不可不謹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輔氏曰聖人之

心不待操而常存固豈容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事謹之又謹故弟子記之以垂教後世

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

不及乎他也 輔氏曰凡人至誠做一事猶有耳無所聞目無所見者况聖人之誠則心一於是而口不知味亦宜也 曰不

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

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輔氏曰聲謂言也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疇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翅如身有其事親歷

其時也則其誠感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

○范氏曰韶盡美又

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

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

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

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

冉有疑而問之 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之察也蒯瞶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

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為國家者不可無君子之論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 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

文集曰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有天倫倫而不知有父命恐在伯夷則其兄弟

權之則父命者權之則天倫為重子為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爾何怨之有

輔氏曰必合乎天理之正然後可以得吾心之安此即伯夷之所求所得也理得而心安則外物之去來何與於我豈復有所怨悔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語錄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遜國此是則彼非可知○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胡氏曰程子兼諫伐而言所以驗其不悔之實○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立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語錄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如何不快活其

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

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語錄曰問程子之說似無甚異於論顏子者集註載之何邪曰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陳氏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之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箠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又曰若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方庶幾其有以得之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大名自言嘗讀他論加作

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案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語錄曰問集註舉史記云孔子年已及七十欲

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言○真氏曰以陰陽對而言之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亦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有吉有凶陰得中則吉不中則凶○又曰陽長則陰消自十一月為復一陽生則一陰消至四月成六陽為乾則六陰盡消陰長則陽消自五月為遇一陰生而一陽消至十月成六陰為坤而六陽盡消一消一長天之道也進退存亡之道胡氏曰進退存亡以人事言○真氏曰以天道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

通志堂

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語錄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故可以無大過

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輔氏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然而非年高德邵心與理叶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不然者必失之鑿而人之處世履于憂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且易故抑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以輕易而學耳○胡氏曰教人以不可不學者欲人知聖人至老而猶學也不可以易而學者欲人知聖人雖老而猶欲卒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

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輔氏曰詩所以吟咏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其家楚有所以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

○程子曰孔子雅素

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

謝氏曰此因學

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輔氏曰楚君僭稱王縣尹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輔氏曰楚君僭稱王縣尹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輔氏曰楚君僭稱王縣尹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輔氏曰楚君僭稱王縣尹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輔氏曰楚君僭稱王縣尹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輔氏曰楚君僭稱王縣尹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

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輔氏曰此是兩說一以葉公之智不足知夫子其所問者或有乖謬故子路不答一以夫子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故子路不敢答雖是兩說其意皆所以尊夫子也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

文集曰問發憤忘食是始者着力去求之時樂以忘憂是後來有得而安之時二者先後自不同而氣象亦自不相並集註意是二者齊着力到老如何曰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並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語錄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一事且如此說設有未得便發憤做將去○輔氏曰俛謂刺著頭了做向前一逐口孳孳然一息時亦不計年數之短長但一少解一至斃一已一復一將至哉聖人猶如況者一曰一陳成自棄也

但自言其學之篤

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

聖人不能及者

輔氏曰全體至極言始終無虧也純亦不已言至誠不息也此其所以為妙而非聖人不能及也○愚謂憤與樂相反如陰陽寒暑然聖人發憤至忘食樂至忘憂是兩邊各盡其極如寒到寒之極處暑到暑之極處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故曰純亦不已

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

宜致思焉

輔氏曰凡聖人之自言非是嫌其不遜慮其或過而固為是謙故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而學者所當深思其所以然而詳玩其義理之實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好去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

輔氏曰聖人稟得天地五行之氣清明純粹故能全得天地五行之理自然昭著不待學而後知故謂之生知也

敏速也謂汲汲

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

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

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語錄曰聖人雖是生知然也

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為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為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

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

亦不輕以語人也

輔氏曰怪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

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知至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人則知所

以為鬼神矣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

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

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語錄曰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

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修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師也

○尹氏曰見賢思

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實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

威魍宋司馬向魍也出於威公故又稱威氏魍欲害

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威魍其奈我

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或問孔子何以知天之生德於已曰天之

生德於我矣豈其不自知哉○語錄曰天生德於聖人威魍如何害得故知其不能違天害已也○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邪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輔

曰程子以夫子之道為高遠而集註易之以高深言高則見其不可企及言深則見其不可窺測言遠則恐人求之於遠而不切於人倫日用之實故以深易遠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曉

之與猶子曰聖人之道猶大

炙而薰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

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

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

亦不敢躡躐易而進也輔氏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者止以其高遠而不可及言之乎曰非但以其高遠也蓋言其至誠

無息自然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如天之不言而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耳固非勉力用意者之可到也○又曰聖人之道固如天矣然自不知學者而觀之則天自天聖自聖我自我道自道判然不相連○又曰惟夫二三子親炙而薰及之盡其力竭其才以求焉然後有知夫仰之彌高窮之益遠既以為不可及故疑其有隱也然其所謂道亦非虛無冥漠之謂不過人倫日用所當行者耳但聖人由之則從容而中無適不然而真有如天之實耳○又曰使學者求之而力盡才竭自以為不可及則懈怠之意乘之而趨向之心息矣故聖人之道雖曰如天之不可及而其教人則每每俯而就之○又曰人之才品不同固自有高下然以為學論之則資質庸下者多失之不及易得懈怠而止才氣高邁者多失之過易得陵躐而進懈怠而止者固無可望矣陵躐而進者亦惡保其

能終乎懈怠而止者病在苦其難陵躡而進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無
隱且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資質庸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必有以發其勉
思企及之志才高氣邁者不敢忽其多而必有以致其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
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質高下而有益焉此又聖道如天之證也○陳氏
曰如性與天道是深隱高遠處日用人事是淺近卑顯處然深隱高遠之理實
流行乎淺近卑顯之中而淺近卑顯之事實根原於深隱高遠之處其分不同
而其理則一而已由其理之一所以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作止語
默無非教也由其分之殊故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躐等而頓造也 呂氏

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

而人自不察

輔氏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體道無

隱作止語默亦無非教也但人自不察耳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語錄

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未有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所以程子言以忠信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耳○陳氏曰須知學文所

以窮理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而存忠信又所以萃是理於心者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

陳氏曰聖與神無甚分別合而言之只一套事分而言之神只是聖之不可知非於聖人之上

又別有一等神人也所謂神明不測者自其底蘊言之則淵而不可測自其施為言之則妙而不可測不可以偏看也

君子才德

出眾之名

語錄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

輔氏曰此只是一章不應重出子曰字故疑其為衍文也

恒常久之名

輔氏曰訓

恒為常為久皆未盡蓋兼有常久之意也

張子曰有常者不貳其心

輔氏曰人之所以無常者以其有貳

心故也心一於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語錄曰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

是則能有常矣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語錄曰正謂此

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又曰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黃氏曰亡為有虛為實約為泰三者夸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其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又有恒者以質言

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

超出於眾則其為學亦已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志於善而不志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質又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夸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

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

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

義輔氏曰有恒者無二心有特操雖視聖人等級高下為懸絕然未有不自篤實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下弋不射宿

射食亦反

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子絲也矢正射也

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宰與祭或不得已

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

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

如此大者可知輔氏曰洪氏之說於事實義理備盡無餘矣但常人之

事止於如此則可見其從心不踰矩之一端矣不曰聖人之心而曰仁人之本心者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雖聖人亦不能如蒙末於此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輔氏曰作為也一事必有一理為其事而不循其理則是妄作

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

不知也

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

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

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 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

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

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

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

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

輔氏曰以往為前之事然後見聖人不追其

既往不逆其將來之意未乃以不為已甚結之然唯何甚一句亦不明白故又疑上下必有闕文○愚謂人前日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後日又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矣故夫子云然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

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

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

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蔡氏曰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

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輔氏曰程子最得其文意之曲折讀

之者自當有功發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為司敗昭公魯君

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子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柱反

巫馬姓期子孔子一名施也相

助匿非曰寡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同姓之矣

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輔氏曰婦人稱姓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

故受以為過而不辭輔氏曰自言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則又顛倒是非而有害於義理也○

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

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

過初若不知子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輔氏曰世之編

心狹量者雖一身無非過惡然人一以過歸之則拂然固拒而不受惟聖人之盛德無所不可故受以為過而不辭也○又曰聖人本無過也而其所以過者為君諱也若正言之則卒成彰君之惡矣故只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初若不知子孟子之事者其誠意懇惻從容中道盡己而不責人之心真可以為萬世之法矣且以有過而人知為幸又以垂教以警夫護疾而忘醫者○陳氏曰吳氏之說其精其密最發得聖人盛德之言隨觸而應自然從容中節而不失乎人情事理之宜真可為萬世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

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也取其善者取人之善也與其善者與人為

善也此兩句已說盡孔子當時之意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

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或問謙遜審密不掩人善曰聖人天縱多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密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

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為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語錄曰他歌既善使他復歌聖人未遽和以攙雜之如今人見人說得一話好未待人了便將話來攙他底則是掩善○輔氏曰自氣象從容以下乃集註推言事外之意也氣象從容則在我謙遜而無攙言勦入之事誠意懇至則臨事審密而無苟簡率略之為謙遜者禮之實審密者知之用不掩人善又仁者之心也○胡氏曰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者歌而反反而和好善篤而取之不厭也謙遜者一藝之長領會不暇也審密者不輕聽易悅也不掩人善者不矜己而忽人也永嘉陳氏曰必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永嘉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眾善之集乎讀

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語錄曰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

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行

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輔氏曰教人者務盡其辭多不謙下惟聖人則不然雖其言之

謙下而教亦自行於中此所以為不可及也文雖不能過人而尚可及人則見文之在人難為而不必於求工之意躬行君子全未有得則見行之在人難為之實當勉而求之不可有半途而廢之失且勉人以為其實而亦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一言之中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

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

輔氏曰德極其大而淳查渾化泯然無復可見之迹斯謂之聖仁之一字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義禮智

信四者此對聖而言則是專言之也故以為心德之全人道之備○胡氏曰心德內也人道外也全與備皆極至之謂也兼內外限量而極言之

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

語錄曰他也不曾說然不厭不倦非

已有之則不能

輔氏曰為之不厭者仁聖之實誨人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已有仁聖之德豈能如是所以弟

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

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

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

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

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嘆之

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晁氏名說之清豐人○輔氏曰晁氏於辭意尤更明備若非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則

夫二何為而自為謙辭如此哉既為謙辭而不居仁聖矣若非慮其所終而為
勉進後世學者之計則又何為而復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之說繼其後哉則
可謂云爾已矣者極言其無復他說而使學者致其思也公西華便能仰而嘆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蓋即其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二事而見夫子實全仁聖
之德非學者所能企及也然則
華之學識蓋亦亞於子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力
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
行之詞也胡氏曰哀死者憂其或不可救
也述其行者恐其行有未至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

地曰祇文集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
之理非謂欲禱于皇天后土也禱者悔過遷善以祈
神之佑也或問此一節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詞則固述
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無其理則不

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

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文集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
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

遜時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

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
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或問行禱五祀著於
禮經人子路請之而

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
切之所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
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直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
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
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
備○文集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也子
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為非而但言不必禱之意○輔
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為之然於周公則可武王則
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
在已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鬼神之心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
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輔氏曰奢則不孫以犯上冷則

國陋而已不孫之害其流無窮固之害止此而已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敝也

以中為至奢儉皆非理之中夫子此言出於不得已以救時奢靡之失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

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輔氏曰惟平故寬廣惟險故多憂天理常平人欲常險○胡氏曰程子以循理役於

物分言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者本乎自然人能循其自然而行之則上下四旁不相侵越故坦然而平平則仰不愧俯不作此所以舒泰也役於物者為物所役也求名者役於名求利者役於利凡意之所發不與理合者皆役於物也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此所以憂戚也○程子曰君

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輔氏曰心廣體胖所以指言坦蕩蕩之氣象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

偏輔氏曰德性指無極之真而言也理之在人固無所不備矣氣質指陰陽五行之氣而言也氣之在人則有厚薄昏明之異故鮮有不偏者

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

貌之間者如此輔氏曰陰陽合德指氣而言中者性也和者氣也而曰中和之氣者併性與氣而言之○陳氏曰自陽根陰而言則

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宰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和之極不可得而偏指也○胡氏曰全體渾然者非一氣之偏也陰陽合德者兼乎二氣乃得中也○愚謂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所以言全體渾然於陰陽合德之上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

可見其用心之密矣輔氏曰用心不密則見其溫而不見其厲見其威而不見其恭而不見其安抑

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不能記故程子以為

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味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

或問三讓之為固遜曰古人辭遜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辭為固辭三辭為終辭古訖但言三遜而不解其目也今必求其事以實之則亦無所據矣曰何以言其遜於隱微之中也曰泰伯之遜無揖遜授受之跡人但見其逃去不反而已不知其遜者見其遜國而已而不知所以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下下遜也曰其為至德何也曰遜之為德既美至於三則其遜誠矣以天下遜則其所遜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遜也非有為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為至極而不可以有加也 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

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

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語錄曰問大上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翦商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又曰大王翦商自是他周人怎麼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不從是不從甚麼事 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

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

語錄曰泰伯只見大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便掉了去○問泰伯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卹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大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 於是大王乃立季歷

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

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

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

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

文集曰至德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對武王並師而言為

泰伯而發對大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

語錄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

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

語錄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證父攘羊之事矣

無禮則無

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輔氏曰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防其過而使之中也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故恭而無禮以節文之則巽在牀下故勞而不安謹而無禮以節文之則臨事懼怯故蕙而多懼勇而無禮以節文

之則尚氣任力而必至於作亂直而無禮以節文之則率情徑行而必至於絞計惟有禮以為之節文則中焉止矣寧有弊哉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

愚謂前一節言在己之德而已後一節則其效下及於民故知君子在上之人也

興起

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謹不

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

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案此一章與上文

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胡氏

曰張子通解為一章者以六句皆以則為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下二則字其效也弊亦效之不善者也謂人道知所先後者上四句以有禮為先也下二句以篤親不遺故舊為先也然折而觀之前四句反說後二句正說各為一類故吳氏疑為兩章又疑為曾子之言者固與謹終追遠之意同而下文五章亦皆曾子事或者以類相從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

兢兢戒謹臨淵恐隊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

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

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語錄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又曰君子

未死之前此心常恐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

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

矣

輔氏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檀弓所載子張將死之言也終者所以成其始之辭而死則漸盡無餘之義君子平日以保身為事故於將死而以所謂免者是也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

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輔氏曰

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非謂一且得有得於道便能超脫生死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

而不但不怖如釋氏之說也

行以辱其親乎輔氏曰范氏警切學者於德性上做工夫尤為切至○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

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

胡氏曰禮自言曰言答述曰語

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

善

輔氏曰人性本善凡為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焉耳非其本性然也至於將死氣消矣欲息矣則反本而言善乃理之宜

此曾子

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

陳氏曰此章主意最重在貴字二

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

慢放肆也

語錄曰如人很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

信實

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

文集曰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

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顏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顏色而不近信者多矣○語錄曰信是信實色有色厲而內莊者色莊者色取仁而行違者苟不近實安能表裏如一乎問正是着力之辭否曰亦著力不得若不到近實處正其顏色但見作偽而已○又曰這須是裏面正後顏

色自恁地正方是近信

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

語錄曰今人議論有見得雖無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又曰鄙便是說一樣卑底說話倍是逆理

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

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

文集曰脩身之要為政之本二句最宜玩味但莊敬誠實涵養亦非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着力至其積久純熟乃能有此效而不費力耳○黃氏曰容貌顏色辭氣

見於外者也欲正其外亦不過致謹於言動之間而已今集註以為操存省察則反用力於其內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況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以形諸外制於外以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陳氏曰集註舊本以為修身之驗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則平時涵養之說也今本以為為修身之要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原然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目前而目下則疎闊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

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將死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終始兼貫其義為長

夫邊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

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語錄曰邊豆之事雖亦道之所寓然自有人管了君子只脩身而已

又曰人於身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邊豆等小事便不得只這箇自有有司但責之有司便得若全不曉如何解任那有司若邊

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自是不得也須着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程子曰動容貌舉一

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

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

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語錄曰明道之言簡約明白意旨深遠尹氏曰

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

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語錄曰尹氏溫淳易直故有得於平日涵養之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胡氏曰今從之者非顏子不足以當之也顏子

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

胡氏曰唯知義理之無窮者自修之念不已也故雖能而常若不能雖多而常若寡雖有且實而常若無若虛焉不見物我之有間者視人猶己也故人雖有侵犯於我在我不起計校之心焉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我不足在人不能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語錄曰問顏子

已是無我集註如何下幾字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是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我都無了○輔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以理言也所以釋以能問於不能至實若虛四句也不

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以事言也所以釋犯而不校一句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

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語錄曰托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又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才者能之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非有德者不能也○又曰如霍光擗昭立宣可謂有才而其妻毒許后事不能制便不是臨大節不可奪○又曰問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是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濟得甚事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並脚底村人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輔氏曰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而君子則成德之名也○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輔幼君攝國政言其可者度其能也故云才臨大事言其不可奪者論其操也故云節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必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之之心而未必足以寄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

益也荀息之徒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也奪於妻子之愛日也二者雖若並言而節為之本上二句皆云可以下一句乃所以承上文也謂既能為彼而又所守如此始決然可謂之君子與疑詞也決詞設為問答所以深著

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愚謂集註既以才與節並言而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蓋其重在節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語錄曰弘是寬廣耐事事事都着得道理也着得多人物也着得多若着得這一箇着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又曰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且如執德不弘便是此弘字謂如人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弘○又曰若容民蓄眾底事也是弘便是外面事而今人說弘字多做容字說了則這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又曰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眾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眾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胡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闊也毅彊忍也語錄曰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又曰毅是忍耐持守着力去做○又曰毅却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彊忍○胡氏曰彊則執持

之堅忍則負荷之久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語錄曰弘乃能勝得箇重
 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却恐去前面倒了○輔氏曰寬廣故能容受能容受然後能勝其重彊忍故能堅決能堅決然後能致其遠○胡氏曰惟弘然後能任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然後能道遠不以半塗而自廢也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已

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

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

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語錄曰弘而不毅如近世楊氏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撐揚拄肚少間都沒頓著處○陳氏曰如柳下惠是弘底人其流失之不恭則無規矩而難

立然惠却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弘而能毅也伯夷是毅底人其流失之隘則是隘陋而無以居之然夷却不念舊惡是毅而能弘也弘而能毅則和而不流而有規矩矣毅而能弘則中立而不倚而有以居之矣

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

遠到輔氏曰此又釋先弘而後毅之義也譬如重擔子必先擔得起然後可論其所行之遠近○胡氏曰程子初言弘毅不可以偏廢再言必弘毅而後可以任重而道遠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胡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為邪也其為

言既易知胡氏曰詩之詞明白洞達也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

又易入輔氏曰吟詠謂詠歌其詩抑揚謂詠嘆之聲或高或下反復謂詠歌之不一而足○胡氏曰吟詠者歌永言也抑揚者聲音高下也反復

者前後重復也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胡氏曰詩之正可以感發其善心詩之邪可以懲創其逸志所以興也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又度數之詳

胡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

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胡氏曰人之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也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

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之非心運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採奪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恐是迭為賓主否曰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葉之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

濁洪纖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聖人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鍾為宮則是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大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鍾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繁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繁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又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五聲十二律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然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

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

故學者之

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

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語錄曰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小大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

德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為歌舞之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情性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彊勉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按內則十全此三節其間甚闊學者於此真積而力久焉則自當知之

歲學幼儀十二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

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

深也語錄曰這處是大學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誦詩從小時

皆恁地學一番了做一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所學則大者到立於禮時始得禮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時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裏樂便難精詩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甚相關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於彼而聽者自然竦動感發故前義精仁熟而和順道德○輔氏曰少儀謂幼少奉事長上之禮禮之小者也樂則六樂之器鍾鼓管磬之屬樂之一物耳先禮而後樂亦宜也學詩反在其後者凡樂之器皆所以節夫詩之音律須以漸引之而未可以一旦盡能也故

先學樂而後誦詩二十而後學禮此則禮之大者如六禮之屬三千三百之大全也故成而後學焉此蓋小學傳授之次而此章所記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焉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此三者之序所以不同也而小學於學禮之後亦終之以舞大夏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備者也是亦所以終於樂也○永嘉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未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

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胡氏曰程子以為今皆無此蓋因世變而傷嘆焉學者則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闕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又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

然也或問此一節曰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況於庶民乎蓋不能使之知非不使之知也○陳氏曰理之當然如父慈子孝之類亦是大綱說其纖悉曲折乃是中間慈孝節目如內則許多事件之類皆日用常行當然底非謂其所以然者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

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

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為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真氏曰朝四暮三出列子狙公賦芋曰朝

三暮四眾狙皆怒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猿狙無知而易誑亦如愚民不知義理輕為喜怒也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

容則必致亂輔氏曰亂謂害理傷道爭鬪悖逆之事好勇則有作亂之

之無所容事窮勢迫則必有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

也輔氏曰好勇疾貧則其心固惡矣若其惡不仁之心則本善也但疾之已甚

則亦流於不仁矣故好勇疾貧之亂乃不知義者之所為疾不仁已甚之亂

乃不依仁者之所致使其心

終於善則亦何由致亂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輔氏曰凡能有為者皆才也然有美有惡

若周公之智能技藝則又才之美者也金

滕之書周公自言其多才多藝勝於武王又觀其作周禮一書

天下細微之事蓋無不知無不能也其智能技藝之美可見

驕矜夸吝

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

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

足觀矣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極

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文集曰吝之所有

行大道為向上一着事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

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愚謂矜夸鄙嗇所以釋字義氣盈氣歉則又推原

矜夸鄙嗇之所由生也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

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

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語錄曰驕却是枝葉發露處吝

却是根本藏蓄處如說道理這

自是世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恁地吝惜不肯

說與人他只怕人都識了却沒差異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別人都不會

自家便驕得他便欺得他如貨財也只是公共底物事合便着使若只恁地

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證藏於內發者易見而藏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又當先拔其本根也○永嘉陳氏曰朱子是主驕說故以吝為本根驕為枝葉若主吝說則驕亦吝之本根吝亦驕之枝葉如此看方着得下兩句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但吝是氣斂藏在內驕則發見在外有夸滿溢溢之意立辭只可以吝為本根驕為枝葉到下兩句方見得相為用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

胡氏曰穀之訓不一舊說皆訓善不易得謂善之難成也然善之與惡在人所向特反覆間耳何至於三年之久而無成亦非所以勉人也惟邦有道無道穀之穀正指為祿以此例之則前後相應以至為志則其義益精或聲同而字誤也

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千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

愚謂篤信者言信得深厚牢固不走作也

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

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

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

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或問四者更相為用何也曰非篤信則不能好學非守死

則無以善道然徒篤信而不能好學徒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又君子之所不取也蓋能守死者篤信之效而能善道者好學之力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一有關焉者也○胡氏曰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不守死則不能善道順而言之也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善道則所死或失其所逆而推之也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互而求之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

之語錄曰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

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語錄曰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亦須見幾而作可也○胡氏曰以一國言猶可視時而出入通天下口當與斯道相為隱顯此去就之大義也

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輔氏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士之先務必如此然後其本立去就出處乃其末節爾且夫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以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雖生死猶不能使之變況出處去就之際宜乎其優為之矣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

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輔氏曰所貴於士者謂其進而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已進不失義若成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為有士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胡氏曰邦有道則賢者必見用苟猶貧賤

是無可行之道也邦無道則賢者當知退苟居富貴是無能守之節也是以是為恥則世治必能有為世亂必能有守

○晁氏曰有

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

全德也輔氏曰好學善道者有學也篤信守死者有守也不入不居則見則隱者去就之義潔也以有道而貧賤無道則富貴為恥者出處之分明也必如是然後知與行相應始與終無虧可謂君子之全德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君大夫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胡氏曰國語云以那為首其輶之亂曰自

古在昔正指篇末古賦亂曰皆卒章也樂記又亂以武復有總結之意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通志堂

論語集注卷四

通志堂

語錄曰自關關雉鳴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辭到此處便是亂洋洋美盛意孔子自

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胡氏曰論語論正樂者四語魯太師當在先此章次之樂正又次之適齊最後蓋此章與樂正章意一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慳音空

侗無知貌

語錄曰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

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

語錄曰慳慳是

拙模樣無能為底人

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輔氏曰狂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偽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

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

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

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

棄才也

輔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中才已一則有德而無病此固善也中才以下則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亦必有是德此猶可取也智以

照之道以御之可也若夫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又下之者

是天下之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則無餘蘊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

其或失之警言學者當如日也

黃氏曰為學之勤若有所迫遂然惟恐不及其用心如此猶恐果不可及

而竟失之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

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纔放過待明日便

緩便失了○愚謂纔放過時即是間斷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也 語錄曰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着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輔氏曰準者五則之一所以準平高下也故以準訓則蕩蕩廣遠

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

也 輔氏曰堯非有意於則之也與大同德而自不能不則之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

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語錄曰堯與天為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尹

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

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陳氏曰尹氏說當與前合作一意看無為而成是大裏面事準則之以治天下亦是德裏面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輔氏曰荀卿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也則亂之訓治其來久矣

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

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

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
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

語而孔子然之也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才者德之用也

輔氏曰德出於性才出於氣程子論性與氣以為二之則不是則以才為德之用宜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

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

於此語錄曰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五人一句開了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

不得如後來盛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

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

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

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

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

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語錄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

而不為者也或曰且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非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

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

語錄曰韋熟皮

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以山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左氏帶裘韠為冕冠也

胡氏曰冕冠上版前低後高因便而得名皆

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

或問溝洫之制

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道使無水旱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周禮匠人職云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甚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豬水潦則泄水也

或豐或儉各適

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

輔氏曰言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

心所以不容於非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

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五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

文集曰問計利則害義害義則勿道可矣罕言何也曰有自然之利如云利者義之和是也但專言之則流於貪欲之私耳○語錄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躡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又曰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絲難辨是其理為甚微

仁乃五性之首所以凡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脩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

承之以謙也輔氏曰承之以謙者庸行也禮之發也唯聖人之發則從容闊肆如此非若常人之暫見而旋隱勉繼而力充之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

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

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

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文集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嘆

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也故孔子不欲以黨人之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何所執而成名則吾當執御矣何不以是見名乎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五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胡氏曰麻績麻為布也冕冠上版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因以為名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

之別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

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

省約語錄曰八十縷為一升四十抄也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

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如此○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十五分弱則五分有奇為經一百二十縷故細密難成而謂用絲為功省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輔氏曰案燕禮君燕

鄉大夫之禮也分坐取大夫所酌醵興以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詩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

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輔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為異也○愚謂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綱五常者歷萬世而不容易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或問聖人從容中道而有所絕有所毋何也曰絕非屏絕之絕

蓋曰無之盡云爾毋無古蓋通用故論語作毋而史記作無然經傳多以無為有無之稱毋為禁止之辭則當以史記為正○文集曰此絕字不是絕而不復萌猶曰無爾然必言絕而不言無者見其無之甚也意私意也語錄曰意是私意始萌○胡氏曰理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必期必也語錄曰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私心之發也

要必固執滯也語錄曰固是滯而不化我私已也語錄曰我是但知有我不知有人四者相

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語錄曰意是始我是

終必固在中間亦是一節重似一節也○又曰意是絲豪我是成一山嶽也○又曰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蓋意必常在事前語錄曰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望○又曰必是事之未來處○胡氏曰二者在方有所作為之先故曰固我常在事後語錄曰固是事之已過處○又曰如做一常在前

氏曰二者在已有作為之後故曰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語錄曰意必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聞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

貞元了年亨了又利利了又貞循環不已○愚謂四者分之則各為一事合之則相為終始 ○程子曰此毋字非

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 輔氏曰絕四是聖人語錄曰人之為事亦有 張

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 楊

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 輔氏曰聖人非若常人妄有畏懼但臨危涉險則戒備之心自不可無 匡地名史

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

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輔氏曰文即道也但夫子自謙故曰文耳其實文王既没則道在夫子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者 語錄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之如曰

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 未亡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

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

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也 輔氏曰此夫子以道自任而與天為一也不因匡人之難也不說到這上天既以斯文付夫子則決非庸人所能害道理必不如此至於微服過宋戒畏於匡則又以盡其理之當然其詳已見第七篇其如予何章但彼以德言而此以道言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或問何以言或吳或宋曰當時惟二國有

是官鄭氏以為吳而邢疏曰左傳魯哀公會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辭焉子貢又嘗適吳此鄭氏所據也洪氏曰宋大宰也列子稱商大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宋商後又都商丘是也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之但列子多寓言恐或不足據耳

蓋以多能為聖也

輔氏曰大宰與黨人其論聖人雖不同而其智不

全也疑以多能為聖者待聖人之淺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

語錄曰天放縱聖人做得恁地不去限量他

將殆也謙

若不敢知之辭

語錄曰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

聖無不通多能

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輔氏曰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本自昭著而又加以學問之功其於天下之事巨

細精粗始終本末蓋無一而不洞曉也多能誠為餘事故子貢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

通也

輔氏曰以少賤故多能固謙辭也而所能者又鄙事則謙而又謙之辭也雖不居其聖而聖人之實則有不可掩者矣

且多能

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輔氏曰以多能率人則人

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於聖賢之域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

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語錄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小小

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

之時子牢因言其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愚謂叩乃叩擊之叩故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

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語錄曰兩端猶言頭尾也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否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知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貢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輔氏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言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頭而盡告之耳○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

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

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

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語錄曰聖人極其高大

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爲淺近不足爲不是要人尊己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踈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間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

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極其近衆人皆可與

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

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

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輔氏曰聖人之言非有意於上下兼盡也蓋其所得之道本末兼該表裏如一言之所發自不能不盡也又以聖人所以告樊遲者明之程子所謂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者皆所謂竭兩端之教也語

六言
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者異端之教也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闚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者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焉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
鄧順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扶夫音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蔡氏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河圖

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易啓蒙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皆聖

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輔氏曰聖人之道行

則文章著見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語錄曰作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與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

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輔氏曰二說互相發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哀有喪哀喪心感也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切鑽祖官反

喟嘆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

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

而嘆之也

輔氏曰無窮盡言道之體高廣而無量也無方體言道之用神妙而不測也惟其體之高廣無量故竭誠以慕之則苦其彌高而不可及盡力以研之則苦其彌堅而不可入惟其用之神妙不測故瞻之則若恍然而在前就之則又忽焉而在後無影象之可求無處所之可執此蓋顏子竭誠盡力而求聖人之道而反苦其未甚端的故喟然以嘆其體用之高妙如此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

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

輔氏曰上既言夫子之道高妙而已之不可及不可入矣故此復言夫子

之教人則循循然有次序善於誘己之進此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

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

語錄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於約我以禮又要逼向身上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又曰問格物致知是教顏子就事物上理會克己復禮却是顏子有諸己曰格那物致吾之知也便是會有諸己○輔氏曰致知

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行也

○蔡氏曰顏子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箇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又曰顏子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程子

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

已

輔氏曰所謂二事亦不過知與行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

輔氏曰悅之深欲罷不能也力

之盡既竭吾才也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也而又無所用其力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此顏子受聖人教誘以後之所造所得也吳氏曰

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

者

黃氏曰顏子之見固非後學所可窺測然其不可窺測也故言之者往往流於恍惚無所據依之地敢於為言者反借佛老之說以議聖人其不敢

者則委之於虛無不可測論之域惟吳氏以為亦在日用行事之間者最為切實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情性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寓其所謂高堅前後者他人於此或未能無纖豪之私或未能達義理之正或未能通權變之宜或未能及從容之妙故仰之但見其高鑽之但見其堅或前或後而無定所也顏子用力亦不過於博文約禮之間而竭其力則見益精行益熟而於聖人情性動容以至政事施設之類皆有以見其當然之則卓然立乎其間耳初非有深遠不可窮詰之事也程子

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

語錄曰所以著力不得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賢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說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正如寫字一般會寫底固是會初寫底須學他寫今日寫明日寫自生而至熟自然寫得○又曰顏子到這裏也不是大段著力只他自覺得要著力自無所容其力○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到此地位則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為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之才也既已盡其所能為之才則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其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

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口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楊氏曰自可

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量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

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輔氏曰力行之積是才之所能為也非力

行所及則非才之所能為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

學之者也輔氏曰嘆其道之高妙言其教之有序所謂深知夫子也博文約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所謂善學夫子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此顏子學既有得故

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

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

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

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

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嘆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

月不違之時乎

語錄曰問程子言到此大段着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許多粗氣力○輔氏曰或問謂胡說最為全備但歸功聖人一句未安蓋此非有所歸功但述其所學之本末而嘆其未能遽至聖人之地耳然集註卒不去此一句者顏子雖無歸功之言然其所以言則亦有歸功之意也○又曰古今事變非博文則不知尊所聞行所知非約禮則不能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形容得欲罷不能之意出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是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是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善顏子言此非是於可從而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

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以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

輔氏曰病時不知非謂其病而懵也蓋侍御者見夫子之病而不以告也既差則必有可見之迹因而詢之以得其實也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

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

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輔氏曰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

輔氏曰猶詩傳不顯之為顯也

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

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箚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輔氏曰固當賣之所以釋兩言沽之哉也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而意則不亟也我待賈者也詳味沽之哉沽之哉之辭則見其理固當沽矣此亦子貢始時事觀後來答叔孫武叔陳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孔子出處為

疑也○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

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使其道行於中國則天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其說

輔氏曰夫子既以斯文為己任則其周流四方也必當有以參互考訂而知其說○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

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

黃氏曰指發憤忘食之註而言○輔氏曰與述而篇第三章之旨同

然此則其事愈

卑而意愈切矣

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也

語錄曰道體只是道之骨子○黃氏曰言道之體段往來不窮如此也

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

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豪

髮之間斷也

語錄曰天理流行之妙若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恣滔滔地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輔氏曰

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自彊於體察致力於謹獨使之無一息之間斷則庶幾乎不

虧其本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

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
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

至也純亦不已焉

語錄曰道無本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
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

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
○又曰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不息物生不窮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
了有這道方始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故言
與道為體也若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
如何○問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故可見與道為體言與之為
體也這體字較粗如此則與本然之體微不同曰也便在裏面後面與道為體
之體又說出那道之親切底骨子恐人說物自物道自道所以推物以見道其實
這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
見○又曰與道為體與那道為形體這體字却粗只是形體之體問猶云性者
道之形體否曰然○黃氏曰此言體質之體也謂物之可見者皆為道之體質
也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之也○輔氏曰自強不息者所謂彊仁學
者之事也純亦不已者所謂安仁聖人之事也學者須是自強不息不息則久
久則天然後可以至於純亦不已之地不然或作或輟若有若亡坐談性命而
於知與行不加功焉則沒世窮年終不足以窺聖人之事矣○胡氏曰夫子因

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舉四者而言天道體可見固不專
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 又曰

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

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

只在謹獨

文集曰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
不已學者之事也○語錄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

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又曰人多於獨處
間斷○又曰纔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又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
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輔氏
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
之心則全具得此天德者也即是而推 愚案自此至篇終皆勉人
之便是王道人心天德王道只是一理

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

矣然民鮮能之

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德皆出於性然人之常情於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於好德則多虛偽不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一如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揜者

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

醜之故有是言

語錄曰招搖如翔翔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

不在人也

輔氏曰其止者非有足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趨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彊不息則畏與忽之妄意不萌而為學之始終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也造次顛沛未嘗違之者知得透徹行得至到則非有意於不違而自有所不能違也故譬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自不知其所以然豈復有懈怠之意哉此羣弟子所不及而顏子所獨到故夫子稱之○愚謂解者散也渙然水釋之意惟其心解所以力行時雨謂及時之雨也萬物正要雨時却得此雨來滋潤自然發榮滋長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進業脩而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墮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整人使及時勉學盡之矣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胡氏曰舊說以聞為聞道此說以聞為名聞於世故引曾子之言以證之○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懌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語錄曰如漢武帝見及黯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

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

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

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

通志堂

論五言卷五

法

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語錄曰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

王豈不悅若不知繹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

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

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

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輔氏曰從法語說巽言秉彜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彊而不能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能反求諸心耳學之不進德之不脩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不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又曰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有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人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為志哉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臬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

語錄曰袍是夾衣有綿作胎底○愚謂緼為繭謂今之新綿緼為袍謂今緼及舊絮也云臬著者雜用臬麻以著袍也狐貉以狐貉之皮

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貧富動其

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
致反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愚謂伎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
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此衛風

雄雉之篇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

彊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

復言此以警之語錄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我只是將這箇做好
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輔氏曰子路

因夫子之言而深得其味故終身誦之此一句乃後人追書之辭義理無窮此
特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

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

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

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

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輔氏曰
夫子嘗

言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正以其善心不存而以外物為重
也故謝氏以為學者之大病學者須先去得此病然後可以有進夫不伎不求

何用不臧詩人賦之夫子取之非不善也但眾人能此則足以為善若向上一
等人如子路之剛決彊於進道當日日新又日新可也而遽以此自足焉則未

盡善也又
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

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輔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被化而
彊於為善或畏威而覲其免罪

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疆於為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疆之心則惟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掩唯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顛沛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葱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

變○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輔氏曰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能不彫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愚謂臨利害遇事變此是兩事士窮見節義以利害

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語錄曰直是見理足以勝私故不憂

詔錄曰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事之來者雖無窮而此之應者各得其度何憂之有○胡氏曰理公而欲私迭為勝負公理而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亦或未免惟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茲其所以不憂也氣足以配

道義故不懼

語錄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懼怯者氣不足也○胡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粗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此學之序也輔氏曰仁智勇德之序也智仁勇學之序也仁道義明之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

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輔氏曰知所求然後有所往知所往然後有所立則自家已到那裏在上面立地了事物不足以操奪之然後可以用權不然則所謂權者是乃無忌憚者之所為耳所謂篤志固執而不變者亦非是強勉著意者之所為乃知得深行得到立得定自然然而也○又曰權與物釣而生衡而銖兩斤鈞皆着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故能知其輕重也○又曰學至於可與立則足踏實地而物欲利害不足以轉移之其應經事固無留難矣至於遇變事則又須審度輕重以處之雖千變萬化而不失乎時措之宜然後為可與

也○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

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

與權

文集曰問篤信是好學以前事既篤信然後能好學也今此於既學適道之後却言篤信何也恐信字徹首徹尾不可分先後知篤信而後好學者方只信得箇大槩既學之後而又信道篤者是真知而信之所信意味自不同其言各有主而此章所引篤字又應立字為切否曰信道篤三字誠有未盡善者○輔氏曰學本為己故知為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而能明乎善則可與適道信道篤即用程子前說意蓋見得那正當底道理明白了信得篤實而不為事物所遷惑故可與立至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

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

鮮不什矣

輔氏曰洪氏甚言夫用權之難未能立而欲行之喻雖若寬而實切切未至於可與立而欲權以應變未有能免者也○永嘉

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之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末梢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也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

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語錄曰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有人之病熱病者當服涼藥冷病者當服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而却用熱藥去發他熱病者亦有冷病却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是下得是方可若有豪釐之差便至於殺人不是則劇然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茲權也正所以為經也大抵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又曰權者乃是到這田地頭道理合恁地做故雖異乎經而實亦經也且如冬月便合著綿向火此是經忽然一日煖則亦須使扇當風此便是權伊川謂權只是經意亦如此但說經字太重若偏了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却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入於變詐則非矣○又曰程子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却包得那箇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是還他是兩箇

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
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須是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說方得 愚

案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

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

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語錄曰經自經權自權
但經有不可行處而至

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如湯武事伊周事嫂溺則援事常如風和日暖固好
變如迅雷烈風若無迅雷烈風則都早了不可以為常○黃氏曰程子言權只
是經集註云權經亦當有辨是各有所發明也權變也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
時之宜遇事之常則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小有移易以就夫
權此權經不可無辨集註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
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則權雖異於經而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之
說然也有集註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明有程子之說
則經權之義始正先儒明道之力至是而始備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
計反

唐棣郁李也文集曰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
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

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
引非小雅之常棣矣 偏晉書作翩或問偏之為翩曰非獨晉史為然
也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

矣而漢武之賦所謂偏何姍姍其來遲說
者以姍姍為行貌則亦以翩為偏字也 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

華之搖動也語錄曰言其花有
翩及飛動之意 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

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

爾亦不知其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
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輔氏曰此
篇自子在

川上章以後皆勉人進學之意此章借詩人之言而反之雖不明言其所謂是
亦勉人進學之意必矣而聖門論學大率以仁為本故知其與仁遠乎哉之意

也○程子曰聖人未嘗言言多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

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

涵蓄意思深遠

輔氏曰是理之在人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其怠惰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着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涵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

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

胡氏曰道有體有用體常隱而不見用常見而不隱所謂體者大本大原是也所謂用者大而治國平天下小而見於一身者是也然大本大原在學者真積力久然後能默識而心解至於治國平天下又必得時得位而後可見惟容色言動凡見於一身者乃日用之常可以詳視審記而為入道之端也此記錄之詳所以為善學歟聖人自體而達諸用由乎內以應乎外也學者因用以全其體制乎外以養其中也及其成功一也此夫子一動一靜所當深體也楊氏所謂道不離日用正夫子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學者能於用處致謹則功夫實而全體

可以由是而得苟未識其用而妄意全體則徒起料想臆度之意終無所益也

尹氏曰甚矣孔門諸

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

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

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

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

於聖人宜於此求焉

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窮高極遠馳心於無為之際而於吾身之言動事物之倫理懵不加察焉則是異端之學豈聖人之道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舊說凡三章今分為十七節

恂恂信實之貌

或問恂恂曰以詩書訓詁考之宜為信實然亦有温恭之意

似不能言者謙

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大凡人才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即温恭之意也

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

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遠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

輔氏曰便便其言明正之意故以為辯

宗廟禮法之所在

輔氏曰古人行禮多在宗廟之中而典籍亦藏於是焉故也

必詳問而極言之

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

停於理下之所

受者不被其害

但謹而不放爾

胡氏曰聖人雖不容言亦未嘗輕言也

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此一節記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侃且反

誾魚中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

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為君未視朝時也既視朝則不當與大夫言矣

王制諸

侯上大夫鄉下大夫五人

胡氏曰禮記王制上大夫鄉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為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案夫子初仕為中都宰由宰為司空又為大司寇皆上大夫也則上大夫其同列也下大夫在已下者

侃侃剛直也

輔氏曰謂能守理義而無所回屈

誾誾和悅而諍也

語錄曰和悅則不失

君在蹻蹻如也

與與如也

蹻子六反蹻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

蹻蹻恭敬不寧之貌

輔氏曰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安也

與威儀中適之貌

輔氏曰蹻蹻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却又威儀中適此所以為聖人也若作去聲讀則禮易失於離

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輔氏曰恭敬不寧如此而非聖人不能也○此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 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輔氏曰此見儀禮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

也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輔氏曰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也

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陳氏曰盤辟乃盤旋曲折之意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檐赤 占反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

則用五人以次傳命語錄曰古者擯介之儀甚煩如九命擯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

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句主人之擯傳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未介傳由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輔氏曰此亦見儀禮

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語錄曰揖右人傳命出也揖左人傳命入也○輔氏曰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

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檐整貌輔氏曰其齊整也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

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是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語錄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此節記

孔子為君擯相之容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也趨進也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

當然也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容矣今以眇然之身入之而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闕于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闌之間君出入處也

或問中門之說曰疏門中

有闌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闌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闕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語錄曰棖如今衣頭相似闕當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於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闕棖之間為君位○胡氏曰闕門限也中門右扉之中也君出入則由右扉棖闌之中故亦謂之中也

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

語錄曰只是自外入右闌如一木柱門如今人多用石墩當兩門

行履闕則不恪

輔氏曰當尊不恪皆非敬之事也

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

輔氏曰不言君但言位則知為君之虛位矣○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

謂門屏之間

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內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又曰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

人君宁立之處所

謂宁也

語錄曰古者朝會君臣皆立

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

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容

攝樞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樞衣使去地尺

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與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

則攝之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乃不修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語錄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

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輔氏曰鼻息出入人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壹似不息者耳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

踏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

或問何以知無進字曰降而盡階則為趨

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

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

怡怡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

也復位踧踏敬之餘也

語錄曰若衆人到末稍便撤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稍又整頓○輔氏曰敬謹

乃聖人之庸德豈以事之訖而遽忘哉○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踏餘

敬久猶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也可知矣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

入門事之始也門君之門也望其門如見君焉鞠躬不中門不履闕卑異之至也位君之位則真若君在矣色勃足矍言似不足恭敬之至也升堂則君之堂

也則其卑異如入門升而見君也則其恭敬甚於過位既見而下階也則且喜且幸而氣少舒矣沒階而將復已之位則為之修容焉其復位也追思其見君也謙然若有過焉則又不容於不盡其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踏踏如有循

勝平聲踏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

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

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為瑞節○語錄曰圭自是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胡氏曰聘禮之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此聘必執圭也如不

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

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

敬謹之至容儀壹似不勝者耳

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

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或問上如揖下如授曰儀禮有受如爭承下如送之意與此同禮有執國君之器則平衡之說

而左氏記子貢譏哀公邾子執玉高卑容有倨仰故以此但為奉之平衡不高不卑之意於義為安也○文集曰問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是心與手齊如

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曰得之○語錄曰舊說謂上階之上下階之下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則不復執之以下堂矣
所以只用平衡之說
 戰色戰而色懼也蹠蹠舉足促狹也
輔氏曰色懼而足狹亦容儀之相應也
 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語錄曰問若有贊及執圭則升堂有不必樞衣但防其不及攝齊亦防顛仆也
 曰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語錄曰聘但以圭至享則更用圭璧庭實

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語錄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

有庭實以特意此聘時漸紓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

語錄曰聘有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

則又和矣

輔氏曰執圭則身容手足各有其則享則既和而私覲又和焉聖人之動無不時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節不同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任魯至十三年適齊其

如此 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語錄曰問夾谷之會孔子相恐即擯相之相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其禮儀擯是傳道言語

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

語錄曰紺即今深底鴨青色○又曰楊浮也

緌絳色

語錄曰絳是淺紅色

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文

曰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暮而練其服以練為飾○語錄曰問練服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

或問色有正間曰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以木克土則青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青合而成碧以火

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駟此五方之間色也且近於婦人女子

之服也語錄曰問古人婦人女子多以紅紫為服否曰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說耳褻服私居服也

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輔氏曰朝祭之服禮服也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輔氏曰衫絺綌為暑也乃又為裏服表之使出於外不欲見其體膚聖人處事大抵如此與直情徑行惟欲是徇者豈直天淵之不同哉詩所謂蒙彼縕

絺是也詩傳曰蒙覆也縕絺締之感寢者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麤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

裘欲其相稱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必加單衣以覆之然亦欲其色之相稱玉藻所謂羔裘元衣以裼之是也○愚謂

裘之上必加衣為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麤裘視朔之服知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然黃衣狐裘則大蜡之祭服也

熟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愚謂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神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

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

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愚謂此在家接賓客之裘居家主温故厚為之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觶礪之屬亦皆佩也

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

可舍其他如觶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蔡氏曰案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則不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耳又案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帶大鑄木燧鑄貌如錐以象骨為之礪礪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耳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

集

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爾○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如帷也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今之衣摺也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文集曰問襞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放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就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輔氏曰其餘則舉其最重者如深衣則他可知矣衣半下齊倍要衣半當要而窄小則東身故不必作摺下齊倍要則當有殺縫也○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為襞積○愚謂要半下是一句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是一句取玉藻縫齊倍要之語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胡氏曰吉凶異

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輔氏曰若未致仕之時此乃常禮有不必記焉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胡氏曰齊服練服之色不以為飾惡其雜也間色雖常服不用惡其不正也暑服亦必有裏衣懼其褻也衣裘同色欲其稱也褻裘長短狐貉溫厚取其適也喪除而佩復其常也裳有所殺循其舊也吉凶異服欲其別也事君之禮不可廢也衣身之章也

細微必謹聖人之常也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

之語錄曰明衣即是箇布衫長一身有半欲以蔽足耳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葷語錄曰葷是不食五辛○又曰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遷

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

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輔氏曰變食以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

豈簡細故一思慮而已哉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細

食飯也精鑿也語錄曰是插教那米白着牛羊與魚之腥胛而切之

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

善非謂必欲如是也輔氏曰以是為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循理者無過求徇欲則無所不至矣

食饅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

不食不時不食

食饘之食音嗣饘於羹反餲烏滿反餲而甚反

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敗色惡

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餲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

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輔氏曰言此以例其餘也失烹調生熟之節則是人力有所未至也五穀不成果實未熟則是天時有所未至也失烹調生熟之節而不食則凡人力有所未至者皆不可食可知矣五穀未成果實未熟而不食則凡天時有所未至者皆不可食可知矣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

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

也食肉用醬各有所且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魚鱠不得芥醬糜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

而苟食耳

輔氏曰食饘而餲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此二者不食不使嫌於心也不正不備而亦食焉則是嗜味而苟食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輔氏曰食以穀為主肉為輔不使肉氣勝穀理之宜也而

徇欲者常失之聖人肉雖多而不使勝食氣安於禮節不待勉彊而然也

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

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

輔氏曰酒以為人合歡而人之飲量各不同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以醉為節而

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

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

雖無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可也

輔氏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故二者

皆不可使亂不知其秩志亂也屢舞蹶蹶氣亂也至於沈湎淫佚則志與氣交亂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

同意輔氏曰聖人衛生之嚴也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輔氏曰聖人養生之周也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輔氏曰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

昨可少緩耳

文集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輔氏曰此皆敬鬼神之心但於其中又自有隆殺耳公昨宜速均於人故不敢宿不慮其壞而然也家之祭肉雖可少緩亦不敢久留以致敗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或問言語有別乎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也范氏曰聖人

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

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

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

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或問瓜之

為必曰既曰疏食菜羹矣而又以瓜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

○此節記孔

子飲食之節

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違理縱欲敗德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

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

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

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

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輔氏

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卒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輔氏曰鄉黨尚齒而敬老故其出一視老者以為節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儻乃多反

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儻雖古

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

也輔氏曰儻以驅疫雖近於戲然我以為有則有矣故必盡其誠敬以臨之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

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語錄曰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

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大小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此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語錄曰古人重此禮遣使者問人於他邦則主人拜而送之從背脊後拜○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

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

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或問范氏之說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

達故不敢嘗而拜耳已而達焉則可

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胡氏曰孟子謂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宜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此一節

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

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

或問聖人席不正不坐矣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邪曰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為禮也曲禮主人既迎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上人則又跪正席夫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

然後正之哉蓋敬謹之至耳

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豪毫不差此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

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

也 輔氏曰不祭不敢行私敬也先飯不敢當客禮也○胡氏曰君臣之分甚嚴食而使侍其恩厚矣君祭亦祭君食亦食自處以客將與為敵膳夫嘗食先食如之為臣之卑因以自見此侍君食之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語錄曰問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

疾時為然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當東首也常寢於此牖下君問疾則移南牖下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

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亦禮之且也然亦必疾病不能支吾然後可以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

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輔氏曰全章見八倫故集註不以入分節之數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輔氏曰謂於義有不得不然者○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既以義合而其死也無父族無母族無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之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者必嘗

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葬未及言也

周行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

輔氏曰朋友雖有通財之義然責之

以施者之不可吝者其意迫開之以受者之不當拜者其意深

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

親也

胡氏曰禮祭畢祝以祭之酒內啜于主人曰致福謂祖考以是福其子孫也朋友不敢專有其福而以為饋焉是與受其祖考之福矣故必拜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

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

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

輔氏曰偃卧似死人所以釋尸字之義耳寢之所以不尸則非是惡其類於死也聖

人之心無乎不敬故惰慢之氣自然不設於身體雖是寢而舒布其四體然亦未嘗偃卧而肆有類夫尸也

居不容非惰也

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

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中天天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即王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

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

者之所敬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

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若因饌之盛則是動於欲若因主人之禮則是行吾敬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可見矣○胡氏曰變色而作以禮非以饌因禮所以行吾敬因饌則動於欲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

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語錄曰問有終日之雷終夜大雨如何得常如此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

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

愚案車輪高六尺六寸車逾人高故升車則挽索以登

范氏曰正立

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

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則不忘有事范氏所謂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者得之

此也

輔氏曰莊敬乃心體之本然君子全此心故其莊敬無所不在無時不然但升車則見其如此耳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

語錄曰立視五雋式視馬尾蓋雋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

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為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輔氏曰蓋車中視物之則也

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

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

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也○真氏曰色斯舉矣

去之速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翔而後集者就之遲也伊尹後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也

胡氏曰上不知為何人之言下不知為何事而發故以為有關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

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邢氏名易濟陰

晁氏曰石經嗅作曼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

臭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案如後兩說則共字當

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

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十四

言言集正卷五

三

刘良公

言言集正卷五

言言集正卷五

言言集正卷五

